■家庭相册

谢谢了，我的家

□张金刚 文/图

曾经一度，我鄙视甚至痛恨我的家，那个隐在山沟、穷困破败、给了我血肉的原生家庭。

父亲哥儿一个，自然我也从未感受过来自伯伯叔叔姑姑们的疼爱帮衬；打记事儿起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皆已成故事，只是野外几个低矮荒凉的坟头，没尝过隔辈亲的甜蜜。

十岁时，新房给了新婚的哥嫂，我与父母又搬回了老宅。父亲出生在那儿，父母成亲在那儿，我也出生在那儿，三间虽亲切却破旧的土坯房，一住便不知尽年，用父亲的话说：或许哪天会死在那儿……

亲情不盛、家境不渥的家，是我儿时乃至成年后的痛，羞于示人。以至于，不通情理地拒绝了所有想到我家做客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，哪怕背上小气、冷漠、孤傲的名声。我的心上，因为我的家，刻了两个字——自卑。

可走过千山万水，时近中年，却愈发依恋那个村庄，依恋我的老家，依恋矮小的父母……

父亲的确矮小，不足一米七。母亲心疼父亲曾经营养不良受的苦，自觉扛起了这个家。哥哥结婚，供我上学，打理日子，虽说是努着劲儿，却也没落下。母亲常说：日子总要过下去，苦有苦的过法儿，穷有穷的活法儿。

记忆里，父母都是“能人儿”。父亲能武能文，既能垦荒种田、打家具、盖新房，还能谱曲唱戏、拉胡琴、写春联、读文章；印象中父亲曾将木板切割、抛光、写字、上油，做了一副军棋给我，惹得同学好生羡慕。母亲勤俭持家，虽大字不识，却是村里制成衣、编草帽、剪窗花、做宴席的老把式，印象中母亲还能给吃了药的鸡割嗉祛毒，救活了不少……

“家贫苦读书”的话，父母不会说，只会边叹气边念叨：“儿呀，好好念书，才能走出这穷山沟哇！”我怕了随父母下地顶的大太阳、淋的暴风雨、钻的玉米地、踩的烂稀泥，于是拼命读书。父母心疼地说：“算了，你也不是干活儿的料，在家看书吧，捎带着做饭。”于是，我书读得不错，饭也做得不错，起码可以养活自己。

学校离家十多里，每天顶着星星上学、回家。母亲总会早起，做好饭喊我起床，再将烙饼、馒头、咸菜塞进书包。赶上雪天，父亲会抄起扫帚，先于我出门扫出一条土路，能扫多远扫多远，最后将他甩在茫茫雪地中。晚上，又会亮起灯，等我回家才坐下开饭。寒来暑往，直至送我进城读了公助师范。

毕业分配到乡下教书，父母帮我打点行囊，送我出村，嘱咐道：“当了老师，要有个老师样儿，好好对人家孩子，和村里人处好关系。”我照做了。学生、家长、村里人，慢慢接纳了我，亲切地称我“小张老师”，时常送来好吃的，表达他们朴素的感谢和亲近。陌生的村庄，成了我的第二故乡；陌生的人们，成了我的乡亲，让我时常挂念。

进单位工作后，复杂的环境让我时常陷入困惑。此时，便回老家。父母从不过问太多，只是极尽所能地做好吃的给我，边吃边说：爹娘没啥本事，一辈子老老实实、本本分分；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做好自己的事，总会有回报，就图个心安不是？无论成败进退，我总会在家里、在父母的话里，找回自己，重拾力量。因为，那里有我的初心，让我学会知足。

我的家，给我的很简单，简单到只有父母的爱和一些话；我的家，给我的也很珍贵，珍贵到千金难买的勤俭、善良、隐忍、坚持、自立、自强……

名家笔下的春天

□冯天军

“东风随春归，发我枝上花。”春临大地，万物苏醒，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让我们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春天，欣赏大咖们描绘的美入骨髓的春色。

国学大师季羡林在《春满燕园》中写出了春天来到，万物复苏，春色满园的景象。“今天早晨，我又走过校园。这时候，晨光初露，晓风未起。浓绿的松柏，淡绿的杨柳，大叶的杨树，小叶的槐树，成行并列，相映成趣。未名湖绿水满盈，不见一条皱纹，宛如一面明镜……

“春天又回到园中：繁花满枝，一片锦绣。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，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。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。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。丁香也是精神抖擞，一点也不显得疲惫。总之是万紫千红，春色满园。”

林语堂在《春日游杭记》中用细腻的笔墨，勾画出西湖烟雨空濛，淡妆浓抹的宜人春景。“到西湖时，微雨。拣定一间房间，凭窗远眺，内湖、孤山、长堤、宝塔、游艇、行人，都一一如画。近窗的树木，雨后特别苍翠，细草茸绿的可爱。雨细蒙蒙的几乎看不见，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。村屋五六座，排列山下，屋虽矮陋，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芜、蹊径、草坪。其经营毫不费工夫，而清华朗润，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。”

朱自清的《春》是童叟皆知的优美散文，作者用五幅图画来描绘春天，我最喜爱的是有着春天序言般的“春草图”，写出了“春风吹又生”的小草坚韧、勃发的生机。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，嫩嫩的，绿绿的。园子里，田野里，瞧去，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。坐着，躺着，打两个滚，踢几脚球，赛几趟跑，捉几回迷藏。风轻悄悄的，草软绵绵的。

张爱玲在《春天里》写道：“春天带着温度，去融化冬天的路，在春天走冬天走过的路，思考的是冬天的冷，而这些，无疑在春风下自然而然的就不重要了。很多的创伤，就是这样突然好了起来，没有明显的征兆。唯一的征兆也是痛定之后才知道的，那就是，你在春天里。”

冬天给人带来的创伤，只有春天到来才能疗救和治愈。作者富有哲理的笔墨，俨然春天是一位天使，给人以希望，给人以康健。

迟子建的春天是轻盈别致的。在《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》中，迟子建写在大兴安岭，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山坡。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，要以它的妙手，给大地绣出生机时，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。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，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，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，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，苦熬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极北的春天，是一点一点化开的。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，一天天地羽翼丰满起来了。

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春天虽然短暂，可给人带来无限的乐趣。此刻，置身于名家笔下的春天，犹如云雾飘渺的仙境，徜徉其中，顿觉神清气爽。

■图片故事

带甜味的花裙子

□马亚伟 文/图

同伴们都有一条花裙子。是那种俏皮的小碎花，五颜六色，散落在白色的底子上。一朵朵盛开着的，是孩子们一份份的满足和欢乐。小伙伴们穿着花裙子，会仰起脸，闭着眼，忘情地转圈圈。

可是，我还没有。母亲说，等甘蔗卖了钱，就给我买花裙子。

甘蔗，是那种细弱得像高粱秆一样的甘蔗。那个时代，甘蔗是少有的经济作物。父亲还要在田里忙，卖甘蔗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母亲头上。母亲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吧，在人群里话很少，说话声音也很小，很羞涩。

母亲用小拉车带上几捆甘蔗，把我放在甘蔗中间，上路了。这是母亲第一次去卖东西。路上，母亲的脚步飞快，我在颠簸中察觉出了她的紧张。到了邻村的集市上，母亲踟蹰不前，远远躲在人群边上。她没有胆量像别人一样扯开嗓子吆喝一阵。吆喝，是招徕买主的重要方法。吆喝得好，买卖也就好。母亲是羞涩的，她不敢开口。走过来一个人，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，母亲都紧紧盯着人家。她的眼睛在说，买棵甘蔗吧！买棵甘蔗吧！可她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上了，连很小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没有人会停下来，哪怕是打听一下。母亲眼巴巴看着人们一个个从我们面前走过。半天过去了，甘蔗一根也没卖掉，我们只好回家。

我以为，母亲从此会偃旗息鼓，与卖甘蔗彻底决裂。可是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把我叫起来，她捏着我的脸说，快起来啊，卖了甘蔗，要给你买裙子呢！

因为来得早，母亲占了集市最热闹的位置。一会儿工夫，人渐渐多了。突然，母亲喊了一嗓子，“卖甘蔗了！”我吓了一跳，急忙从车子上跳下来。母亲一定也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脸涨得通红。她的声音细长尖厉得有些失真，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大的声音。我再看母亲时，她额上已沁出了细密的汗。

接下来，母亲把一捆甘蔗戳起来。她又开始吆喝，一声，又一声。声音一次次被集市上的喧嚣淹没，又一次次响起来。像一株倔强的甘蔗，在风雨的摇撼中一次次挺立，终于站稳了脚跟。母亲的声音，竟然越来越自然，表情也越来越从容。

想来人的某些心理障碍，就像一堵高耸的纸墙，看似森严，一咬牙，冲破而过，忽的便柳暗花明了。可是这一冲而过的力量，一定是另一种更为有力的精神支撑。母亲的精神力量，会是我的花裙子，会是农家的日子……很多时候，生活会把人的潜力逼出来，做出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。

我不知道那一季的甘蔗我们卖了多少钱。我只知道，母亲卖起甘蔗越来越轻松，开始计划着钱怎么花。她说，不管怎样，先给孩子买裙子。我的憧憬，便带了甜味。

裙子终于买回来了，似乎裙子上还有甜味，是的，真的有！是母亲那些甘蔗的甜味，一缕一缕，细细密密。裙子穿在身上，我学着同伴的样子，忘情地舞起来。花裙子迎风而舞，有甜味飘散开来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